文明城市 大家谈

在风雨中触摸文明城市的温度

特约评论员 蔡湛

台风“蝴蝶”给我市带来的灾痕正在被众志成城抗灾救灾的奋斗者抚平。全市上下齐心协力,不仅将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人财物损失降至最低,而且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灾精神在风雨交加中闪烁生辉。抗击台风“蝴蝶”中体现的城市治理能力、应急能力和人文关怀,让我们一次次触摸文明城市好心茂名的暖人温度。

灾害考验是一把标尺,基层党组织抗灾救灾坚强有力、基层干部和骨干成为救灾一线主心骨,在抗击台风“蝴蝶”中得到充分展现。“基础不牢,山动地摇”,灾害袭来,让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位党员干部面临严峻考验。他们以心系民众、知难而进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份无愧于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出色答卷,也验证了我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成果。茂南区全力筑牢防风防汛“红色堤坝”,2000多名党员奔赴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袂花镇356名党员开展“敲门行动”,挨家挨户宣传防风知识,排查安全隐患,深入低洼易涝点和老旧房屋、独居老人家中,面对面讲解台风动态和避险路线,确保防范风灾“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镇盛镇300多名镇村党员干部直达一线开展人员转移、巡查河堤涵闸、排除风险隐患工作,并对四个河堤薄弱点进行应急加固。电白区组织1.2万多名党员闻风而动,开展查找防范隐患的“敲门行动”,覆盖367个村居、1万多重点户,300多个村级安置点均设立“党员服务岗”,提供24小时热水、餐食和医疗保障。同时,对1860艘在册登记渔船逐一联系跟踪,确保渔船回港避风、3174名渔民上岸避险。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一线党员的模范作用,是抗击灾害的力量源泉,也是党和政府向群众传递温暖的高效纽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正是建立加强抗灾救灾长效机制和能力的关键所在。

风雨见真情。在抗击台风“蝴蝶”的奋战中,人们真切感受到经历近八年创文活动好心精神广为传播走进人心所产生的正能量。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部署调度防御台风,及早做好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应急准备、救援力量等工作,并赴现场检查小东江防汛备汛工作,确保防范在先、处置在早,打好防台风主动仗,到信宜市未雨绸缪,领导下沉一线分头到20个镇街坚守前线,准备1.3万个沙包等物资,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0多户;从茂湛、包茂高速组织八支突击队,配置30名拯救人员24小时备勤,到高州市消防救援人员遇到树木被吹倒伏,迅速处理疏通道路,无不彰显了好心精神的力量。在抗击风灾中,我们还读到许多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为确保广东首个荔枝主题服务区柏桥服务区安全无恙,路政人员在风雨中坚持巡查不懈怠。茂湛高速官渡中心站还贴心地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热腾腾的面条,为遇到爆胎的车辆换上备胎并引导下高速避险。电白沙琅镇安全转移群众67户123人,18个村及7个小学开放25个应急避险场所,配备充足的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并由专人管理,确保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受到群众好评。还有许多在媒体上读不到名字的普通人,在抗灾中传递了守望相助的好心精神,以平凡人的不平凡事擦亮了文明城市的品牌。可见,好心文化不仅为抗灾救灾注入强大力量,更是城市铸魂聚气、不断提升文化品位的精神标杆。

今日观察

古荔园采风:一场诗与现实的意外邂逅

邹玉芳(茂南)

6月14日上午,在茂名市茂南区相关部门指导下,由茂名日报社、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茂名市茂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市茂南区文联联合主办的“诗意茂南·荔枝诗会”采风活动在中国荔乡茂名成功举办。海男、臧棣、西渡等11位诗坛名家远道而来,深入茂名茂南禄段古荔园、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罗非鱼养殖示范基地等地进行采风,亲身体验茂名荔枝文化和荔乡发展的新成果。

作为工作人员,笔者有幸跟随这些诗人作家的脚步,近距离感受他们的魅力。这些诗人作家原本是为了捕捉茂名的明媚风光而来——荔枝的红艳、罗非鱼的银光、好心湖的碧波。然而,采风当天恰逢台风“蝴蝶”携风裹雨来袭,为这场精心策划的文学采风平添了几分戏剧性。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诗人作家大概只能在车上“到此一游”了吧。但到了禄段古荔园,他们却无惧风雨,毅然进入园区,看到风雨中摇曳的荔枝树呈现出与晴日里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纷纷开心地与红里泛青的荔枝果亲密接触。当看到被风刮落的荔枝时,他们又叹息不已,捡起来发现还新鲜,想要剥开来品尝。古荔园守护人连忙制止,表示掉落在地上的荔枝不够卫生,而枝头的荔枝可供采摘。这种体贴入微的态度,展现了荔乡人民的热情好客。

大家行走在古荔林间,当那些正与风雨搏斗、熟透了的荔枝突然坠落到头上时,诗人作家们惊讶之余兴奋地说:“被一棵荔枝砸中了!”当吃到1000多年古树上的荔枝时,他们心中惊喜莫名。别样的环境激发了诗人、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们纷纷即兴赋诗,佳作频出。如台湾籍诗人、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正伟的《茂名记事》《茂名荔枝》,《中国女诗人诗选》主编、中国长诗奖获得者施施然的《妃子笑》《茂名荔枝》,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副会长卢丽娟的《另外一处的生活》《你听见风的旋律》,广东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世宾的《荔枝》等。

由矿坑改造而成的好心湖,在风雨中展现出惊人的包容力,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雨水,水位明显上涨。工作人员用观光车载着诗人作家绕湖而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好心湖的天蓝、水清、地绿、花美。大家发现靠岸的水并没有混浊,反而更加湛蓝,从这点可以看出茂名近年来的绿化建设落实得非常到位。通过观看露天矿生态公园的微视频,诗人作家们了解了好心湖的前世今生,深入理解了这个“好心”的真正含义——不仅是命名的文化传承,更是对生态责任的切实担当。台风使文学创作者深刻体会到环境保护背后所蕴含的技术支撑与人文关怀。诗人施施然站在小木屋观景台上,望着被斜风细雨模糊的湖面,感慨道:“如果不是看了历史图片,难以想象治理修复前后的巨大变化!”

罗非鱼养殖基地在台风天也呈现出别样的风景。诗人冒雨参观了茂南罗非鱼协同创新中心、罗非鱼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罗非鱼生产出口基地,深入了解了罗非鱼养殖、生产、出口环节,尤其是生产车间的一些生产细节成为诗人作家观察现代农业韧性的最佳课堂,让他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B”面——光鲜的产出背后是无数应急预案与风险防控,“再细的鱼刺都要手工剔出,以免影响品质。”

“蝴蝶”带来的风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植物混合的清新气息。诗人作家们默默估算着种植、养殖业的损失,触发了他们的思考:文学如何书写发展中的挫折与应对?作家海男说:“她正准备写一篇与荔枝有关的一万多字的散文,会将茂名荔枝采风所见所闻所思写进去。”

都说作品源于生活,风雨是诗人作家采风的意外收获,它让作家们看到了茂南人民与自然共处的智慧,以及在逆境中的从容。这场因台风而充满变数的采风活动,不仅突破了传统的“看景—写诗”模式,更成为一次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的真实体验。当大家与果农一起关注荔枝林的受损情况,一起关心养殖户的罗非鱼能否顺利出口时,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达成了最质朴的共鸣。

风雨中的茂南展现出的不是完美的画面,而是生动的真实——有应对自然的智慧,有面对灾害的韧性,也有不可避免的损失与遗憾。而这,或许正是最有价值的文学素材。

友议堂

筑牢防台风次生灾害防线

董天忠(化州)

6月13至14日,台风“蝴蝶”影响茂名地区,狂风暴雨虽是台风的主要特征,但过境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更具隐蔽性与破坏力。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正在累积,筑牢“防范线”仍成为当务之急。

次生灾害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以泥石流为例,其裹挟着泥沙石块奔腾而下,不仅能瞬间冲垮房屋、阻断交通,还会改变河道结构引发连锁灾害。我市许多地方地质条件脆弱,持续暴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些灾害往往在台风过后悄然积聚能量,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潜在威胁,必须织密防范网络。气象部门需加密监测频率,通过短信、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发布预警,为民众争取应对时间。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强化隐患排查,对人工边坡、山区沟口等高风险区域逐一“体检”,及时采取加固疏导措施。基层社区需落实网格化管理,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一户居民。同时公众的主动防范同样关键。收到预警时,应迅速转移至高地,避免前往低洼地带;家庭需提前疏通排水口,储备应急物资。出行遇积水路段,务必以生命安全为第一考量,果断弃车避险。相关部门也应通过新媒体平台普及避险知识,让科普内容“看得懂、用得上”。

台风过境后,次生灾害风险并未随之消散。山体松动、河道淤塞等问题可能在未来数日引发新的险情。只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全体民众协同作战,从监测预警到隐患整治,从应急处置到科普宣传,全方位构建防范体系,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次生灾害损失,守护好家园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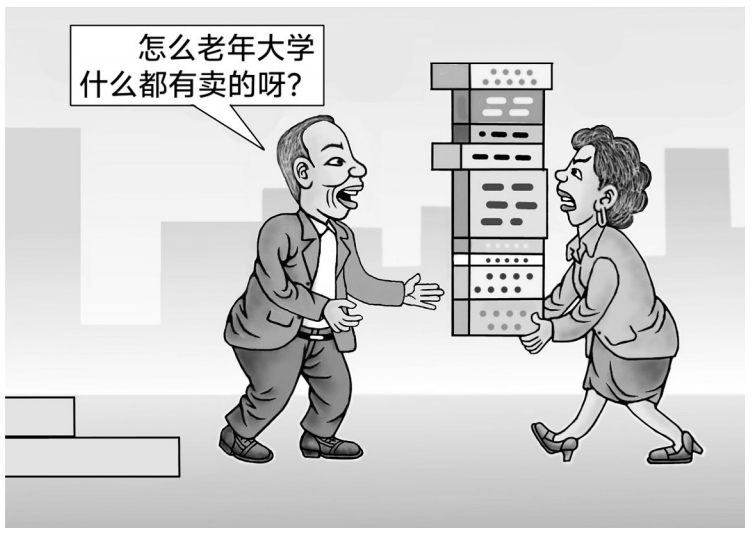
画里话外

『坑老』

图/文 王少华 童戈

学习书法,得从老师这里购买近千元的工具套装;学习摄影,先在老年大学购买上万元的高档手机;参加油画培训,市场价不足百元的颜料和纸张组合,却被收费近五百元…… 网友们吐槽家中老人的种种遭遇,揭开了某些老年大学、老年课堂五花八门的坑人伎俩。(新闻来源:北京青年报)

在公办老年大学一位难求的情况下,民办老年培训机构和线上培训开始大量涌现,巨大的商机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这些“老年大学”以课程为幌子,大搞推销,老年人一边交钱“听课”,一边不知不觉成了“客户”,这损害了老年人的经济利益,更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整治坑老办学要从源头开始,除了要对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者依法查处,更要规范办学程序,确保民办老年大学必须具备办学资质、师资水平、规范管理。同时面对银发浪潮,政府应加大投入,兴办更多公益性老年教育机构。只有筑牢监管防线,切断违法利益链条,加强教育资源供给,才能还老年教育一片清净乐土。



今日笔谈

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于史有据

何火权(市区)

朋友卢忠光作词的歌曲《长安的荔枝哪里来》在人民日报客户端浏览量达百万,既是借用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长安的荔枝》的热点,同时也由于歌曲的曲名挺引人,长安的荔枝来自哪里?是来自岭南,来自茂名吗?歌曲旋律优美动听,从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入笔,引人长安的荔枝,反复吟唱“诗人们只顾秀文采,吃货的疑问没交待?”只是提出问题: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里来?如果来自岭南,来自广东茂名?如何保鲜运到数千里之外的长安?歌曲只有短短的三、四分钟,当然很难解释明白。

正是因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想蹭流量的网民不在少数,对杨贵妃是否能吃到岭南荔枝,就有人写帖针对电视剧中李善德用十一天时间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提出质疑,认为“《长安的荔枝》纯属胡说,唐时岭南的荔枝不可能新鲜到长安”,浏览量也有近万了,也有不少朋友转给我看,其实不少人也存在疑问,难道这部电视剧真是胡说八道吗?

存在决定意识,文艺源于生活。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等文艺创作,虽然可以虚构,可以天马行空虚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但如果总没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没有基本的历史真实,那便是胡编乱造,那就是“胡说”。但经查找正史和相关史志资料,发现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关于5000里外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并非毫无根据的生编乱造,而是有史实根据。作为有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是在历史的间隙中作文章,显身手,但基本的史实却是有的。这里简单地列举一些史实和知名专家的分析,以解释歌曲《长安的荔枝哪里来》的疑问,同时,也实证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并非胡说!

查《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一·杨贵妃”中有关荔枝的记载,“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没有点明杨贵妃食的荔枝是来自岭南还是四川,但“走数千里”,这个距离也会包括岭南至长安的5000里在内吧。再据明徐煒《荔枝谱》的“叙事”转载刘昫《唐书》(即《旧唐书》)所载,“杨贵妃生于蜀,好荔枝。南海荔枝胜蜀者,当时以马递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不仅写明杨贵妃食的荔枝来自南海,而且运送的时间是七日七夜,比电视剧李善德运送荔枝的十一日还少了四日。至于是如何在七日内运到,虽没交待,但“人马多毙于路”,也说明了运送荔枝的惨烈。

这是正史记载,长安荔枝来自岭南(当然也包括今茂名在内)是有史为据的,并非随意臆想和编造。除了正史记载外,还有其他资料作为佐证,如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晚年所写的《解闷十二首》之八中,也曾追叙此事,“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杜甫提到的“炎方”就是“南方”,也即岭南;他的《病桔》诗亦有关于荔枝的记述,“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杜甫与杨贵妃为同时代人,且当时就生活在长安,其记载的可信度相当高。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的人物“子美”即杜甫,是作为李善德的朋友出现在电视剧中。

清两广总督阮元的《岭南荔枝词》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也是证明杨贵妃食的荔枝来自岭南,来自茂名的一大理由,因为唐玄宗的宠臣高力士是唐代潘州人,是冼夫人六世孙,他念及家乡出产的荔枝佳果,为取悦皇上,不辞山高路遥,引荐进贡朝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贵妃身为唐玄宗的宠妃,品尝到高力士引荐的岭南(当然也包括今茂名)的荔枝,也在情理之中。深一层探讨阮元所写的这首《岭南荔枝词》,作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也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而是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而作的诗。在徐煒《荔枝谱》转载的《杨太真外传》就有生动的记载,“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可知阮元所写“新歌初谱荔枝香”正是“南海进荔枝”这件事,互相印证,可谓证据确凿。

至于很多人质疑当时进贡荔枝如何保鲜,从岭南到长安5000多里的路途如何运送?这方面,茂名市社科联在2007年6月荔红时节,曾承办过“茂名石油荔枝文化博览会·荔枝文化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何炳武、该所副研究员李巍就对此认为,“当时向朝廷贡献的荔枝是‘浸荔枝’,即腌渍的荔枝,也就是将新摘的荔枝以盐腌渍,‘以银瓶贮之’。这样,荔枝传送到长安,当然不失其色香味了。”对于荔枝保鲜及长途运输的问题,原茂名市发展研究中心助理调研员、作家张光认为,“当时必然采取了某种行之有效的保鲜办法,只是今人难以考证不得而知而已。问题正在于,今人不懂得的东西不等于古人一概不懂,今人做不到的事也不等于古人一概做不到”。

这方面的论证材料还很多,在这里也不一一列举。因为本文想说的重点是“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于史有据”,经过上面引述的资料,可以说明“长安的荔枝来自岭南”有正史和各种史料作为根据。只要有史实作为基础,那么,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或以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就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艺术再创作,荔枝的保鲜方法,运输的路径,是不是十一天或者更少的七天,也或者再长一些日子,都有史实支撑,也就不是无稽之谈,更不是“胡说”了。当然,对唐代从岭南运送荔枝之事提出怀疑或者有根据地展开探讨,也是欢迎的。通过电视连续剧《长安的荔枝》的热播,引发社会大众的议论,吸引更多人关注岭南的荔枝,关注茂名的荔枝,让广大果农增产又增收,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